



南雍學術經典

主編 張一兵 周 憲

新輯
黃侃學術文集

南京大學出版社





南雍學術經典

主編 張一兵 周憲

新輯 黃侃學術文集

滕志賢 編



NLIC2970378410

南雍學術經典

南京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辑黄侃学术文集 / 黄侃著;滕志贤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1

(南雍学术经典)

ISBN 978-7-305-05591-1

I. 新… II. ①黄… ②滕… III. 黄侃(1886~1935)—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2502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南雍学术经典

书 名 新辑黄侃学术文集

著 者 黄 侃

编 者 滕志贤

责任编辑 王 琪 金鑫荣

编辑热线 025-83596027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33.25 字数 485 千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591-1

定 价 66.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總序

洪銀興

學術的傳承與發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積累過程。在對中國現代學術的「世紀回眸」中，我們在重估和評價百年學術成果的同時，更應該從前輩學人勤勉的學術實踐和科學的研究方法中汲取豐富的學術營養。就中國現代人文科學而言，無論是「舊學」還是「新知」，都留下前輩學人筆路藍縷的足跡，他們的獨辟蹊徑匯成了我們的康莊大道。

衆所周知，南京大學是當代中國為數不多的百年高校之一。她有兩個歷史源頭：一個是肇始於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創立的三江師範學堂，一九一四年以後，歷經兩江師範學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國立中央大學等時期，一九四九年更名為國立南京大學，次年定名為南京大學；另一個是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成立的基督教會匯文書院，後來發展為金陵大學。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全國院系調整中與南京大學合併，構成了現在的南京大學。這樣一個經歷不僅顯示出她的悠久，還顯示出她的坎坷——不斷地更名，不斷地重組、合併、調整。其實這正是中華民族近現代顛沛歷史的縮影。而南京大學歷經滄桑，卓然屹立，形成了鮮明的學術傳統，涌現出衆多的名師大家，給我們留下豐碩的學術遺產，其中必有一種不可磨滅的精神力量，這大概就是南京大學的校訓：「誠樸雄偉，勵學敦行」。其中「誠」字最為根本，也是南京大學歷史上最早的校訓。「誠」是真實而不虛妄的真理，也是追求真理、誠信不欺的美德。

南京大學深厚的人文社會科學傳統是南京大學精神的典型體現。二十世紀上半葉，伴隨着民族文化的重建過程，中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史上充滿了中學、西學、新學、舊學、科學、玄學的爭論，「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主義」是

當時中國大學總體性的人文精神，而歷史上的南京大學又提出過具有自我取向的「昌明國故，融化新知」、「人文與科學平衡」等學術主張和辦學宗旨，可見南京大學採取的是一種「中庸」的態度，走的是溫故知新、繼承創新的學術路徑，她的兩個歷史源頭已經顯示出這樣的學術趨向：一是建立在中國教育傳統上的「新學」，但提倡國學、藝術與科學三者兼通融合；一是具有西學東漸背景的教會大學，却對中國文化重視有加，成立了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較早的中國文化研究所。這樣的源頭活水，不斷地吸納志同道合的名師大家，匯成源遠流長、獨立不遷的學術傳統。

今天，中華民族進入偉大復興的時代，南京大學邁向建設世界高水平大學的進程，我們飲水思源，愈加感到受益於這些名師大家們賦予我們的學術財富和精神力量，愈加渴望對他們孕育的傳統加以系統的研究總結，返本開新，發揚光大。

「南雍學術經典」叢書是南京大學歷史上學術大師們的人文社會科學名著精選。它吸收中國傳統學術史中「學案」的編纂形式，邀請大師們的學術傳人或研究專家，精選薈粹大師們的學術代表作，對其生平、學術加以述評並制作學術年表，再按不同的學科陸續分輯出版。這樣一項研究性的出版工程，不僅勾勒出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脈絡，而且在新的視角下展示了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精華，其中不乏首次被整理、公佈的珍貴資料。同時，為了進一步展示二十世紀南京大學的學術面貌和學術貢獻，我們以後還將陸續推出其他學術大家的經典著述。我們相信，這套書系的出版不僅是南京大學學術傳統研究的豐碩成果，而且也為中國現代學術史研究提供了一份極富價值的學術文獻。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黄侃





黄侃坐像

青承仁弟丈人函政
己巳歲黃低書于上元石橋

[illegible]

黃侃先生的小學成就及治學精神*（代導讀）

許嘉璐

一、生平簡述

近代國學大師黃侃先生（一八八六一一九三五），字季剛，又字季子，早年字梅君，名喬馨，晚號量守居士，湖北蕪春人。黃侃生於書香門第，其父黃雲鵠，字翔雲，咸豐三年（西元一八五三年）進士，晚年任江寧（南京）尊經書院山長，繼任湖北兩湖、江漢、經心三書院山長，咸同間以文章名世，刊有《學易淺說》十六卷、《實其文齋文鈔》八卷、《詩鈔》十餘卷。黃侃自幼聰穎過人，又經名師啟蒙，六歲時所作的詩已有可觀^①，九歲時已讀完經書。十二歲父歿，家境陵替，黃侃又是庶出，於是與寡母周氏相依為命，益自苦讀。十五歲入郡庠，十七歲應鄉試不中，入武昌普通學堂。隨後投身革命，留學日本。一九〇七年開始師事章炳麟（太炎），受小學、經學，同時參加革命活動。民國初年又拜劉師培（申叔）為師。此後專力從事小學、經學、文學的研究與教學，先後任教于北京大學、武昌高等師範、北京師範大學、東北大學、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等校。

黃侃在世時發表的著作并不多，他的學說主要是靠辛勤的教學活動傳播的。他遠紹漢唐，近承乾嘉，而又不受其局限，在文字、音韻、訓詁各方面都有重大發展，蔚然成一家之言，在近代學術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產生過巨

* 本文寫作過程中承黃焯先生提供材料多條，文成後又承陸宗達師審閱，謹志感激之忱。

① 一八九二年黃雲鵠在江寧書院，黃侃在家信末尾綴詩云：「父作鹽梅令，家存淡泊風。調合天下計，杼柚任其空。」鹽梅令，指雲鵠曾任四川鹽茶道；杼柚，出自《詩·小雅·大東》：「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此處指家中財物。此詩係黃焯先生為筆者口述的。

大影響。近幾十年來，傳統語言學由於種種原因而衰微不振，對黃侃，了解的人少了。現在，復興傳統語言學的任務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重新認識和研究黃侃的學說，以為學術再發展的憑藉，就是極必要的了。

二、音韻學方面的成就

黃侃先生自二十一歲從章太炎先生學，二十四歲（一九一〇）回國，約計在日本與章氏「出入四年」^{〔一〕}。在這期間，章氏授以古音二十三部之說。黃氏回國後，即全力從事革命活動，直至二十六歲（一九一二）在上海主辦《民聲日報》前後，才又從事小學，主要是音韻學的研究，並且在這一年提出了古韻二十八部、古聲十九紐之說^{〔二〕}，次年即開始任北京大學教授。

古韻的研究，自宋代鄭庠分爲六部，後經清代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等人，所分「以漸加詳」，古韻的面貌已經明朗。黃侃繼承先儒之說，綜合各家發明，成爲二十八部，可以說是集乾嘉以來之大成。他自稱二十八部之立「皆本昔人，曾未以臆見加入」^{〔三〕}，并在各部下一一標明某人所立。這一方面固然表現了他在治學上的謙遜態度，同時也不難看出他對古韻學的深刻認識。章太炎曾經說過，古韻學到了王念孫，已經基本上分析就緒

〔一〕 章太炎：《黃季剛墓誌銘》，載《制言》第五期。（下文所引資料凡見於《制言》者只列文章篇名，不再一一注明出處。按，黃侃曾於一九〇八年回國侍奉母疾近一年。

〔二〕 其說見於《音略》。該文最早刊於一九二三年《華國月刊》。據黃之弟子孫世揚云，此文係一九一九年黃任教于武昌時的講義（見《制言》十四期《說文略說》末孫世揚識語），但其說則確立於早年。黃侃在《音略》中說自己定古聲十九紐，「吾師初不謂然」，後乃見信，其所著《荊漢微言》論古聲類，亦改從侃說矣。^{〔一〕}按《荊漢微言》爲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初由章氏口述，吳承仕筆錄，足證黃氏形成自己的音韻學體系必在此之前。這裏定爲一九一二，係根據黃焯先生面告筆者的黃侃事蹟。

〔三〕 見《音略》，《黃侃論學雜著》（以下簡稱《雜著》）九〇頁。

了，後人可做的只不過是修補的工作^{〔一〕}。黃侃是按照師說來總結前人成果的。但清代學者在分部問題上多有異同，歧說互出，黃侃根據大量的文獻材料，定爲二十八部，其說一出，幾成定論，這說明他的二十八部并非簡單的綜合，取捨之間，正見其精深。

如果回過頭看看清代的古音學，其實可以說在段王的學說中，二十八部已經基本具備了。段玉裁分爲十七部，但其第一部、第三部、第五部、第七部、第八部、第十二部、第十五部、第十六部，都包括了入聲。他之所以沒有把入聲分出來，是因爲認爲「異平同入」^{〔二〕}。如果把這八部的入聲分出來，即得二十五部。再加上孔廣森把東、冬分立（王念孫晚年亦同），江有誥立侯部的入聲，計二十七部。段氏晚年對於始自戴震、江永的「異平同入」說已經認爲「亦可不必」，對於江有誥說也是同意的^{〔三〕}。因此可以說，後來的二十八部，只有混在段氏第十五部入聲中的沒部有待章太炎分出來了（章氏稱爲隊部）。換句話說，曷、沒的分立是問題的關鍵。

由段玉裁的十七部或章太炎的二十三部成爲黃侃的二十八部，關鍵在於入聲的獨立。古韻分部歷經王念孫、章太炎等人，入聲至（屑）、祭（曷）、緝（合）、盍（帖）與隊（沒）都已獨立成部，黃侃在這基礎上又把德、沃、屋、錫、鐸五部獨立出來。而這五部分別是之蒸、豪冬、侯東、齊青、模唐的入聲，也就是說，是尾音收「ㄣ」的入聲。這樣，按陰陽入三聲相配來說，就整齊了，上古語音的系統性昭然可見，語言中的對轉旁轉現象也更便於說明。這是古音學史上前所未有的，應該認爲是黃侃的重大貢獻^{〔四〕}。郭沫若說他「使陰陽二聲之對轉、陽入二聲之收

〔一〕 此語係陸宗達先生親聆于章太炎。

〔二〕 見《六書音均表三》。

〔三〕 見《答江晉三論韻學書》及《江氏音學十書·序》。

〔四〕 黃侃在《音略》中特別注明這五部爲戴所立，但戴氏所配多失當，而且入聲韻部所收，只限於《廣韻》中之入聲字，黃侃則包括《廣韻》中一部分去聲字。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聲嚴密就範，可謂集古韻之大成^{〔三〕}，也是就這點而說的。

在上古韻部的研究方面，還有一點必須提出來說一說。黃侃有一篇《談添盍帖分四部說》（收入《雜著》中），主張《廣韻》中的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九韻，在上古應分爲覃、談、添三部，與之相配の入聲，應爲合、盍、帖三部，即在古韻覃、合、添、帖之外再增加談、盍兩部。這是因爲，黃侃注意到陽聲寒、痕、先、入聲曷、沒、屑，兩兩相配，這六部都是「收舌」音。收唇音陽聲覃、添，入聲合、帖，也應兩兩與收舌的三組六部相配，不應缺少一組。換句話說，他認爲寒、曷、覃、合的主要母音一樣，只是韻尾不同，先、屑、添、帖也是如此。那麼痕、沒兩部也應有一組對應的主要母音相同、韻尾爲收唇的音。這組音即談與盍。如果列表，就是這個樣子：

陽		聲		入		聲	
收	鼻	收	唇	收	鼻	收	唇
寒	痕	覃	（談）	曷	沒	合	（盍）
先		添		屑		帖	

談、盍兩部從添、帖中分出，不但有音理的根據，而且有文獻資料（《詩經》的押韻、連語等）的證明。但是終因《詩經》中這四部的韻腳字太少，所以黃侃始終沒有在他的韻表中增加談、盍兩部。^{〔三〕}這正是他嚴謹審慎處。事隔若干年後，俞敏先生先後以漢藏比較和梵漢對音的方法得到了同樣的結論^{〔三〕}，這絕不是偶然的。這說明黃侃音

〔一〕《金文韻讀補遺序》。

〔二〕據孫世揚說，《談添盍帖分四部說》爲一九一八年所作。《音略》則發表於五年之後。

〔三〕《漢語的「其」和藏語的ཁི་》，載《燕京學報》三十七期。《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北京師大紀念「五四」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

學的精微，「雖然用弓箭射，可比戴著折光的眼鏡片握著現代步槍瞄準的人打的離靶心近」。^(二)

在古聲紐方面，黃侃「本之音理，稽之故籍之通假，無絲毫不合，遂定爲十九紐」。^(三)

清人治古音學，聲紐的研究不如韻部研究的成果大。錢大昕首先提出古無舌上、古無輕唇，章太炎又提出娘、日歸泥。黃侃在這個基礎上，又將羣母歸溪，邪母歸心^(四)，喻母歸影，照系二等歸精系、照系三等歸端系，得出了十九紐的結論。羣、邪的歸屬目前還有爭論，姑置不論，喻母的歸屬黃侃後來有所修訂，下面再討論，照系的歸屬則是幾十年來音韻學界所公認的黃侃的巨大貢獻之一。可以說，黃侃的這一成績，是自錢大昕、章太炎以來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五)。

黃侃後來改變了喻紐歸影的主張是受了曾運乾的啟發^(六)。曾氏提出喻母三等歸匣、四等歸定。他的根據之一是陸法言《切韻序》上的兩句話：「支脂魚虞，共爲一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他說：「上四字舉音和雙聲，以明分別部居之意……下四字舉類隔雙聲，以明分別等第之意。所謂『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者也。若如今等韻，則侯在匣一等，尤在喻母三等，尤侯兩字分隸兩類，與上舉支脂、魚虞、先仙六字之各爲雙聲者不侔矣。此徵之法言自序，而知匣、于（喻三）在當時同隸一紐者也。」^(七)黃侃得知他的觀點後，十分嘆服，不僅立從其說，而且推而廣之，用於對中古聲類的再研究上。

(二) 此係俞先生《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中語。

(三) 見《音略》。

(四) 黃侃先生的弟子劉頤改爲羣母歸見，邪母歸定，見其《漢語音韻圖說》。

(五) 清代夏燾著《述韻》，已有「正齒當分爲二支」之論，但說甚簡略。

(六) 劉頤先生在《漢語音韻圖說》中云：「先師初以喻、爲（即喻三）爲影之變，後欲有所改定，未就而遽歸道山，湖南曾運乾因作《喻母古讀考》。此恐係考訂之誤。」

(七) 《喻母古讀考》，載《東北大學季刊》第二期（一九二七年）。

黃侃認為先仙、尤侯的區別既在於洪細，那麼據是以觀守溫字母中的影、曉、見、溪、疑、來、精、清、從、心，也應該就其洪細各分為兩類。這樣，他就把早年的今聲四十一類改為五十一類了。而且，他還給影、曉等母離析後的聲類重定了標目字〔二〕：

聲類	守溫字母	影	曉	見	溪	疑	來	精	清	從	心
烏	於	虎	許	古	舉	苦	去	五	語	郎	良
臧	將	龕	取	藏	匠	蘇	須				

三十年代初，白滌洲、黃淬伯分別從《廣韻》和《一切經音義》考得中古聲類應為四十七，其中影、曉、見、溪、疑、來各析為二，正與黃侃不謀而合〔三〕。到了一九三九年，陸志韋在檢討了陳澧的繫聯法，并用數學統計法加以研究後，得出的結論幾與黃侃全同〔四〕。由此可見黃侃研究之精確。只可惜他的具體論述已不可得聞，他所使用的方法今人已不甚了了。

黃侃的古音學受到非難較多的，是他的古本音說。所謂古本音，就是認為在《廣韻》的二〇六韻中有些韻部與上古的讀音相同，其他韻部都是變音。《廣韻》中有三十二韻是古本韻，其中八韻是開合口相配的，所以可以說古本韻共有二十八個。他就用《廣韻》的這二十八韻的韻目字作為古韻的標目字。同時，他認為上古的聲紐也保存在《廣韻》的四十一（後來的五十一）聲類中，這就是他所歸納的十九個古本紐。自林語堂批評他以三十二個古本韻

〔二〕 李春坪：《黃氏新訂今聲類舉要》。

〔三〕 白滌洲：《〈廣韻〉聲紐韻類之統計》，《學術季刊》二卷一期，一九三一年；黃淬伯：《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考》，《史語所集刊》一本二分，一九三〇年。

〔四〕 《證〈廣韻〉五十一聲類》，《燕京學報》二十五期。陸先生認為：五十一類之外還有一個「匹」類介於旁、敷之間，為黃侃所無，餘全同。

與十九個古本紐互相證明是犯了循環論證的錯誤之後，非難者多沿其說。古本音說的功過，是個比較複雜的問題，需要另文討論，這裏只想指出兩個事實：

第一，黃侃得出二十八部和十九紐的結論，是對古韻和古紐分別研究的結果，這只要看看他的《音略》、《聲韻略說》就可以知道。他的古本音說，並不是簡單的根據三十二個古本韻中只有十九紐這樣一個「偶合」用邏輯推理的方法推導出來的。他在《音略》中說：「古聲數之定，乃今日事。前者錢竹汀知古無輕唇、古無舌上，吾師章氏知古音娘、日二紐歸泥。侃得陳氏之書（指陳澧《切韻考》）始先明今字母照、穿數紐之有誤。既已分析，因而進求古聲，本之音理，稽之故籍之通假，無絲毫不合，遂定爲十九。」其論古韻，既說「此二十八部之立，皆本昔人，曾未以臆見加入」，又在《聲韻略說》裏特別論述《據說文以考古音之正變》、《據詩經以考音之正變》等節，并且說：「就《詩》文求聲，較之求韻，其用尤大」。由此可見，他的古音學說，既是繼承和總結了幾百年的古音學成就，又經過了自己的考證辨析，他研究時既重審音，更重視古文獻的證據。三十二古本韻中只有十九紐，是在他的結論中存在的事實，並不是藉以得出結論的根據。正因為如此，所以他的十九紐說能與鄒漢勳暗合⁽²⁾。難道鄒漢勳也是用「循環論證」推導出來的不行？

第二，前面談到過，黃侃想分談、添、盍，帖爲四部。而這個觀點恰好倒是從《廣韻》談韻中發現，「但有十九紐，無今聲類」⁽³⁾開始的，是從三十二古本韻與十九古本紐的組合關係這個已知的結論爲出發點走向未知的領域談、盍部并進而發現新的事實的。這在科學研究中不但是允許的，而且是常見的途徑。那麼，問題就來了：如果黃氏古本音之說完全是主觀臆造的，怎麼會從這裏得出正確的結論呢？當然，談盍部的分立也可以懷疑，但是，

(1) 《五韻論》。

(2) 《談添盍帖分四部說》。

黃侃本之音理、求之古籍在前，俞敏先生從事漢藏語的比較和梵漢對音的研究在後，結論何以如此一致？殊途而同歸，恐怕不能簡單地歸為偶然的巧合。

段玉裁以把支脂之分立和分出侯部而稱于世，王念孫因把至部獨立而百年誦之。黃侃和他們一樣，對古音學，只是作為訓詁學的初階與工具來進行探討的，但卻能在韻與紐兩個方面給後人留下這麼多精粹的創見，單憑這一點就足以跟段王諸人比肩而永遠受到後學的尊敬了。^{〔二〕}

三、文字學方面的成就

黃侃先生在幾十年的治學生涯中，非常重視《說文解字》一書。他同意段玉裁對《說文》的評價：「此前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創。」認為段氏的話「至精至確，無待更贅一詞矣」。^{〔三〕}他把治《說文》看作是治小學的門徑，訓詁學的淵藪，「形聲訓詁之學莫備于《說文》。不明《說文》，不足以通古文」。^{〔四〕}因此他竭一生的精力對《說文》作了深入的研究。

黃侃研究《說文》的方法，直接繼承于章太炎。章氏不津津於前人的著述，反復深入地鑽研許慎原書，另闢蹊徑。他在《自述學術次第》中說：「在東（指日本）閒暇，嘗取二徐原本讀十餘過，乃知戴（震）、段所言轉注，猶有泛濫，由專取同訓，不顧聲音之異。於是類其音訓，凡說解大同而又同韻、或雙聲得聲者，則歸之於轉注；假借亦非同音通用，正小徐所謂引伸之義也。轉復思念，古字至少，而後代孳乳為九千，唐宋以來，字至二三萬

〔二〕當然段、王在古音學方面還有其他貢獻，這裏只就他們的獨創功績而言。

〔三〕《說文略說》，見《雜著》一八頁。

〔四〕章璠：《薪春黃先生論學別記》。